

所谓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全是为了吃喝。贵为天子的帝王家也不例外，嘴巴上的讲究以及因此产生的海量消费，尤令后人叹为观止。

# 皇家御厨也“坑爹”

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里有个情节，说韦小宝因救驾（太后）有功，擢升为五品衔的御膳房总管。后来翻拍的同名电视剧也大多坚持了原著说法，其实值得商榷。清代的御膳房一般由内务府总负责，并未单列御膳房总管这个职位，恐谈不上具体品级。

御膳房，顾名思义，是给帝王后妃们做饭的食堂，掌勺的俗称御厨。先秦时期，主管王室膳食的叫“膳夫”，御厨一词正式出现于唐代。清代养心殿御膳房的老大叫庖长，一般设置两名，分领副庖长各一人、庖人27人，另有帮唐阿（领班）以下约200人，可能要分为白班夜班，上述诸人统称为“承应膳差”。韦小宝所担任的“御膳房总管”大约相当于庖长之一，并不真正下厨为康熙皇帝做饭，掌勺的应该是“庖人”。

## 皇帝节俭，御膳房却不敢怠慢

所谓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全是为了吃喝。贵为天子的帝王家也不例外，嘴巴上的讲究以及因此产生的海量消费，尤令后人叹为观止。

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皇帝嘴巴馋，御厨们就得挖空心思去琢磨厨艺，各种豪奢精致的美食美饮由此不绝的诞生，既推动了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，也为御厨们“坑爹”衍生出不足为外人道的诸多猫腻。举几个例子说说。

汉文帝刘恒比较节俭，曾“亲耕籍田，以供粢盛”，也即是自己种植以满足食用，不需百姓“纳粮”。然而御厨们依然按月去内库支领皇帝膳食所需。大把大把地花钱，靡费有增无减，使文帝地

诏令如同一张废纸，有司却不敢追责。

隋高祖杨坚“常节俭，重民心。”生活俭朴，“平是饮食不过一荤，所乘，所穿，所住，极尽简陋。闻灾民无饭吃，流泪，而一年三月多不再吃荤”。一个荤菜，对皇帝来说，够节俭的了，可这“一个荤菜”到了御厨那儿，跟杨坚的初衷已然大相径庭。每日每顿换花样不说，单说每个荤菜的采办，就高达“开皇五铢”近千钱，足够中产之户五口人一月的生活开销了。

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也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，要求御厨给他做一些清淡的膳食，如每餐一样主食外加两三个菜品即可。但御厨们哪敢怠慢皇帝的胃呀，奉诏是奉诏了，可花样却在不断的翻新。李世民也并未觉得奢侈，反而经常将这些美味分赐给文武百官，引为笼络之策。

## 采买肥差，由皇帝的宠幸和亲信充任

采办食材的活儿是个肥差，大多由皇帝宠幸的太监或亲信充任，未必轮得到御厨，但御厨从中分油水，又称“份例钱”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如清代道光皇帝喜欢吃冰糖肘子，内务府经常派人去市集采买，“上下皆有分项”（《清史稿》）。这个“上下”应该包括御厨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不是御厨调剂出好滋味，皇帝怎么能百吃不厌？偶然的机会，道光皇帝听说他吃的冰糖肘子每次要50两银子，大吃一惊，从此吩咐御膳房，每年除了他生日那天以外，都不吃这个菜了。如此一来，御膳房上下也就少了一个赚外快的机会。

除了在食材采办方面“坑爹”之外，

御厨们还想方设法地增加名目与消耗，以配合采购员们大肆敛财，借以分赃。

## 豆腐、野菜，也要花费数千两银子烹饪

朱元璋坐了江山后，尝尽宫中珍馐百味。一日，与马皇后忆苦思甜，念及贫贱时想吃豆腐而不得，叹息不已。马皇后贤淑，进言：“大明初立，民生凋敝，百废待兴，陛下当以节俭治天下”。朱元璋称：“善！”于是下诏：崇尚俭朴、禁止奢华，从朕做起，每饭一盘豆腐足矣。他还明谕后世也照此执行，使皇子皇孙们“知外间辛苦也”，这成为明朝自始至终的一条皇家家规。

但御厨们又是如何烹制这盘豆腐的呢？清代吴骞《拜经楼诗话》里说了一个故事：明代京城官署中，翰林院是清水衙门，皇帝用膳后，穷酸的翰林们就向光禄寺讨要剩下的御膳，以解馋或曰改善一下生活。一天皇帝饭毕，一个年轻的翰林去晚了，只端回一盘豆腐，大为懊恼，放在桌上生闷气。一个积年的老翰林见了，十分高兴，“你不吃，在下就不客气啦。”说着端起豆腐，大快朵颐。你道真是豆腐？原来这洁白无瑕看似豆腐的东西，却是用几百、上千只鸟的脑髓做成的，但谁敢说它不是豆腐呢？

当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！御厨们为了捞钱，可谓挖空了心思，一盘几文钱的豆腐，到了御厨们这儿，食材一变换，没有数千两银子是做不成的。

御厨们这一“坑爹”不要紧，把大明江山很快给“坑”完了。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## 知识集锦

### 流苏最早用在哪里

流苏是一种下垂的起装饰作用的穗子。晋代之前，流苏专用于古琴，装饰在古琴系弦线的小柱上。这种可以调节弦的松紧的小柱叫“轸”，因此流苏又称作古琴轸穗。至于流苏的颜色，有“道家崇玄色，释门尚姜黄，才子香红佳人绿”的说法。“流苏”的“苏”是指紫苏，取其开花芳香之意。以五彩盘线错结为同心，下垂如水之流下，故称“流苏”。汉代起开始装饰车马，晋代以后也开始装饰帷帐。 （据《今晚报》）

### 元宝来自元朝

正式把金银称作“元宝”，始于元代。不过，早在唐初开元通宝行世时，民间就有取其硕大、贵重之意，旋读为“开通元宝”的。元代呼金银钱为“元宝”，则是元朝之宝的意思，有着政治含义。“元宝”一词的正式使用是在元朝的银锭上，现在人们印象中的马蹄形元宝，则是明以后才出现的。 （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

### 故乡缘何称桑梓



“桑梓”被用来代称故乡，这一用法至迟在东汉时期就已形成，张衡《南都赋》即有句曰：“永世友孝，怀桑梓焉。”在古代，桑树和梓树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，人们常在房前屋后栽植，对父母先辈所栽植的桑树和梓树也往往心怀敬意，将它们视为灵木。并且，由于梓桑与墓葬的关系——墓地多依傍桑林，也常植梓树，棺木用梓，久而久之，桑梓成为祖先崇拜的物质符号，成为父母乡邦的特称。 （据《今晚报》）

### 寻常本是度量单位

“寻”和“常”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。最早的度量方法是张开双臂，这个长度即称作一寻，一寻乃八尺。“倍寻谓之常。”也就是说，“常”是“寻”的两倍，即一丈六尺。因为“寻”、“常”是最普遍、经常使用的度量单位，“寻常”一词便引申为平常、普通的义项，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；同时又引申出经常、平时之义，如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”。 （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）

## 晚清钦差大臣出差住“牛圈”



钦差大臣，手握尚方宝剑，肩负朝廷使命，地方官员和百姓见了他们战战兢兢……这些影视剧里的场面，已经在我们心目中形成固有的印象，真的如此吗？晚清有位叫何德刚的官员，曾经当过钦差大臣，去吉林办事，他在《春明梦录》里实录了此次经历，和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大相径庭。

首先是出行，别以为钦差大臣驾着高头大马，威风凛凛，何德刚自己交代：驿站的马根本就没法用，“驿马万不能骑也”，本来朝廷规定不能由地方提供交通工具，但是驿马没法用，总不至于走路

吧？最终还是得由地方提供马车。

还有每天的伙食补助，严格规定钦差不得向地方索取酒菜，然而，朝廷却只给钦差每天几个铜钱的补助而已，吃补助肯定填不饱肚子，那么，还是得由地方官提供酒席果腹，如果显示自己的清廉，拒绝吃，那么只好自己挨饿了，“却之便无所得食”。

就这样还引起误会。地方官员说：我们为招待钦差，都破产了。钦差们则吐苦水说：我们经历寒暑，每天的两餐饭和一晚的住宿，想如意一点都不行，“备历寒暑，而每日之两餐一宿，欲求稍称人意，殊不易得”。何德刚对这些言辞都各打五十大板，但是轮到他当钦差大臣，就知道厉害了。

何德刚说，他一行32个人，去吉林，从天津坐船到辽宁营口，想着节省十二天路途，一到营口就碰上下雨，地湿泥泞，陆路根本没法通行。于是雇船走河道，船只穿行在芦苇丛中，“野虫横飞”，吃不到其他饭菜，顿顿吃鱼，腥得没法下口，只好熬白粥喝，加点盐菜打发日子。 （据大洋网）